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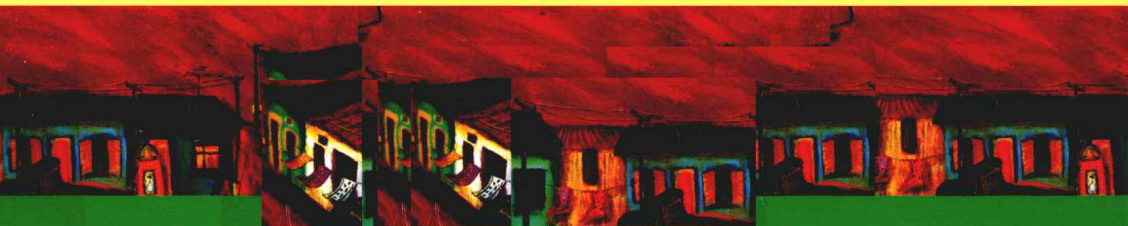


# 我的家在蜜糖湾

## *The House at Sugar Beach*

本书不只展现战争与爱、种族与权势、  
失落与希望，同时也将教导你如何了解自己。

[美] 海伦·库伯 — 著    余佑兰 — 译



### 有太多美好过往，却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入选《今日美国》十大年度好书，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年度畅销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我的家在蜜糖湾

*The House at Sugar Beach*

[美] 海伦·库伯——著 余佑兰——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的家在蜜糖湾/ (美) 库伯 (Cooper, H.) 著; 余佑兰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99-3990-2

I. ①我… II. ①库…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312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473号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外国文学

THE HOUSE AT SUGAR BEACH

Copyright © 2008 by Helene Coop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简体字版翻译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马可幸罗文化事业部授权

## 我的家在蜜糖湾

著 者: [美] 海伦·库伯

译 者: 余佑兰

责任编辑: 刘 霁

特约编辑: 刘 丹 樊文静

版权编辑: 李彩萍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990-2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媒体推荐

海伦·库伯带领我们回到她和家人在蜜糖湾那段幸福美好的时光；他们在那儿享受了利比里亚上流社会所向往的菁英特权以及迪斯科年代的时髦文化……《我的家在蜜糖湾》本质上是一则以无比真诚所讲述的成长故事。

——《纽约时报》

这本回忆录处处洋溢着款款柔情，作者库伯即便在述说她所失去的事物时，仍然不失睿智。

——《纽约客》

这是一盏投射在久被遗忘土地上的聚光灯。透过库伯的文笔，我们闻到利比里亚充满煤矿烟味和强烈鱼腥味的空气；我们尝到棕榈油拌饭的美妙滋味，听到利比里亚英语迷人的急促声。

——《华盛顿邮报》

库伯在她的回忆录中结合了深刻的个人经历与广泛的政治环境。她的回忆不仅令人震惊，而且吸引人……她对家庭和国家引人入胜的描述，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她浓浓的乡愁以及深深的遗憾。

——《出版人周刊》

库伯的回忆录令人大开眼界，它不仅探索了现代与历史的利比里亚，同时也坦率地揭露了她本身对抗种族、阶级以及公民身份等议题的过程。

尽管文中时而出现残忍可怕的情节，但作者从未感到自怜……这是一本值得一读、令人难忘的好书。

——《康科德箴言报》

本书是一则精彩的人性故事，透过她的眼光，利比里亚不再只是个危险、遥不可及的国度，而是个充满生气的迷人之地。

——《明星论坛报》

你一定得读这本温柔的书……这里不只教你认识战争与爱、种族与权势、失落与希望，同时更重要的是引领你了解自己。

读完本书，内心是充满感动及踏实，因为作者愿意走出纠缠不清的恐惧及愤怒，让她生命的圆周愈来愈宽，并得到完整的救赎。

——诚品书店

## 目录 Contents

-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三 / 001  
横越大西洋，纽约，一八二〇 / 027  
尤妮丝，蜜糖湾，一九七四 / 034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四 / 044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五 / 062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五 / 071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一九七六 / 083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一九七七 / 092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七 / 105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一九七八 / 118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九 / 130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九 / 146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日 / 160

-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 175
- 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州，一九八〇 / 190
- 格林斯堡，北卡罗来纳，一九八一 / 209
- 格林斯堡，北卡罗来纳，一九八二 / 218
-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一九八二~一九八三 / 230
- 教堂山，北卡罗来纳，一九八三~一九八七 / 235
- 一九八五 / 245
- 普洛维登斯市，罗德岛，一九八七~一九九二 / 256
-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一九八八~一九九四 / 275
- 世界，一九九四~二〇〇三 / 280
- 伊拉克，二〇〇三年二~四月 / 295
- 蒙罗维亚，二〇〇三年九月 / 309
- 蒙罗维亚，二〇〇三年九月 / 329

## 蜜糖湾，利比里亚，一九七三

这是关于恶棍的故事。

窃贼就是“恶棍”。利比里亚英文里没有“窃贼”这个词汇。我偶尔会用“小偷”一词，但只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我的正统英文底子还不差；其次是加强“恶棍”这个词的效果，比方说阻止恶棍逃逸时大喊：“恶棍！恶棍！小偷！小偷！”不过恶棍和小偷截然不同。恶棍会趁你熟睡之际闯入你的房子，摸走精美的瓷器。小偷则是在政府单位任职，在国库中上下其手。

我们位于蜜糖湾的房子就饱受恶棍侵扰。打从搬进我父亲一手建造的这栋有二十二个房间、俯瞰大西洋的大宅子开始，他们就成



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原因不难理解：我们所在之处是位于首都蒙罗维亚将近十八公里外的一个化外之地，我的母亲执意在屋内摆满恶棍可以轻易带走的象牙制品；而我们的守卫波拉波认为，夜里就是要睡觉，不是要看守房子。

波拉波是个老头，总是理得很短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嘴里只剩下九颗牙，间隔地散落在嘴巴的上下缘，当他说话时，你可以看到一嘴的坑坑洞洞；不过笑的时候（他脸上经常挂着微笑），牙齿看来像是完好无缺。他身上不带枪，只有一支警棍，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似乎总是兴高采烈。即便是一大早，当母亲发现恶棍再次闯入蜜糖湾偷走她的象牙宝贝而厉声责骂时，他也不愠不火。

这事第一次就发生在我们抵达蜜糖湾的头一个礼拜。我一早醒来，迷迷糊糊地走出卧房时，正好听到妈咪在外头对着波拉波大吼。杰克斜倚着墙壁，津津有味地看着热闹，他对我使了个眼色。严格来说，杰克是我们家的仆役，但没人敢这么称呼他，因为他自小就和我父亲一块长大。

“恶棍昨晚来了。”杰克说。

妈咪把波拉波拖到厨房外的门廊，斥责他的衣衫不整。她站在门口，挥舞着手臂，发着牢骚。她还是惯常的晨间穿着：长不及膝的针织短裤、T恤和拖鞋。原本盘在头顶的发丝，因为在门廊愤怒地来回踱步而散落了下来，手臂不停地比画着。站在她面前的波拉波，一副自责的样子。

波拉波说：“Aya Ma, ma mind ya.”

（意思是：啊！真糟糕！库伯太太，您别恼火，请接受我的道歉！）

妈咪说：“你这无可救药的海蟹，我该把你开除！”

这是恫吓。妈咪骂人时，“海蟹”和“该死”的意思差不多。经验证明，妈咪每个月都会开除波拉波，而且总是在他回来“抱着她的脚”之后，重新雇用了他。

波拉波说：“夫人，我来抱您的脚了。”

（这句话是用来强调他的恳求是真心诚意的。在利比里亚，没有比告诉对方你愿意抱他的脚更卑微的求饶方式了。）

这个局面大概会僵持十五分钟，直到妈咪嫌恶地将门砰然关上为止。接下来几天，波拉波会特别提高警觉，大白天就装模作样地关上男仆房的房门，好让我们知道，他正在为晚上的工作养精蓄锐。然后，到了约莫下午六点，他就会带着警棍步出房门，趾高气扬地在庭院四处走动，检查房子四周的椰子树，寻找可能遭到立即攻击的蛛丝马迹。他探头察看篱笆旁的一口水井，仿佛窃贼正在九米深的下方涉水，等这户人家熟睡之后，再像超人般自井底飞窜而出。

波拉波有时坐在他位于洗衣房旁边的椅子上，当有车子驶入庭院，他就自命不凡地跳了起来，仿佛窃贼会在晚间七点驱车前来用餐似的。毫无例外地，他总是在我八点就寝之前就睡着了。

我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有谁能在那样的荒郊野外安然入睡？夜里爬上床后，我就渴望能够回到我们刚果镇的那栋老房子。

利比里亚离刚果河一点也不近，不过“刚果”是利比里亚特有

的一个名称。我们被称做刚果人——这包括了我的家人，以及在一八二二年建立利比里亚这个国家的其他美国解放黑奴的后代。这个带点贬抑味道的名称，是利比里亚原住民于十九世纪初发明的，就在英国废除公海上的奴隶交易之后。当时，英国巡逻艇拦截从西非海岸正要驶往美国的奴隶船，不管截获的船只来自哪里，一概送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因为许多奴隶船是从宽阔的刚果河河口进入大西洋，利比里亚的原住民（他们有许多人乐于从事奴隶买卖，不喜欢这种把奴隶放了、扔到利比里亚的新把戏）就把这群新移民称做刚果人。这群刚得到自由的奴隶在利比里亚获释的时间，恰好跟被解放的美国黑奴抵达利比里亚的时间相同，因此所有初来乍到的移民通通被称做刚果人。蒙罗维亚到处是刚果人。我们老家所在的刚果镇就在蒙罗维亚郊区，镇上全住着像我们一样的刚果人。

我们则回过头来称利比里亚原住民是乡民或乡下人，在我们眼里，这是更贬抑的称呼了。

爸爸认为我们在刚果镇的旧家太小了，所以全家就搬到蜜糖湾来。旧家那儿只有三间卧房、三个卫浴间、一个视听间、一间客厅、一个小房间、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外头有个迎宾小屋和一大片草坪，我在那儿跟着特萝学习重要的社交技巧，她是我最喜欢的表姐，也是我最佳的学习对象。

“只要起跳时把脚踢出去就可以了！”某个星期天下午，特萝在刚果镇的草坪上对着我喊，特萝是艾瑟萝的昵称。一如平常，那天也是又闷又热，汗湿的马尾就黏在我的颈背上。隔壁浸信会教堂里

唱了好几个小时圣歌的人们已经安静了下来，现在他们正在享用下午茶——小龙虾卤汁淋饭。浓郁的鱼露味从教堂后面飘进我家院子，让我也跟着饥肠辘辘起来。

特萝正在教我踢脚玩法。这是女生玩的一种游戏，单脚跳起，再用另一只脚踢向对手，脚踢起来时必须配合节奏与平衡感等复杂技巧。这个游戏是乡民想出来的，有点像是用脚玩剪刀石头布一样。一场玩家都是好手的踢脚游戏看起来像是在跳舞，每个人都必须以精准的节拍跳跃、踢腿和拍手。

踢脚游戏有许多不同玩法，其中有一种叫“柯尔”的，需要的精准度，恐怕我永远也做不到。我只想学会基本的玩法，那就是跳、跳、踢拍、跳、踢。不过，拍手必须落在半拍的地方，踢脚也是。

我试了一遍又一遍，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跳、跳、踢。“不是那样！”特萝纠正我，她大我四个月，对正确性很有把握。“你得在跃起前就踢脚！”

“好，我试试看。”我嘀咕着。

跳、跳、踢。我把脚举高些，踢脚出去时，正中了她的膝盖，这脚踢得漂亮又结实。她在草地上重重跺着脚，旋过身来，从齿缝里吸着气，走回屋内，我紧跟在后。我终于掌握了这个社交技巧。

带领我进入上流社会的守护者正在恼火。“特萝！”跟她进入屋内时，我说，“不要生气嘛。”

当我们进到客厅时，她已经消气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朝黑皮沙发走去，假扮起各自的母亲。

“我说呀，现在很难找到好帮手啰，”特萝说着，翘着腿坐在沙发上，膝上搁着她的洋娃娃，“我要葛蕾蒂丝铺床，你猜怎么来着？她竟然跑去清理碗柜！”

我叹了口气，用那种我希望是饱受折磨的语气。“我告诉你，我自己也有同样的困扰，”我答道，用手弹去裤子上想象的灰尘，“我要老头查理去熬棕榈油，结果他竟然煮了树薯叶！”

我喜欢刚果镇那栋房子。它离镇上很近，而且特萝经常来访。那儿总是有事情可做，有人可看，即便只是和隔壁浸信会的人扛上也是乐趣无穷。

不过爸爸说，那儿太挤了。我和小妹玛琳，还有玛琳的保姆玛莎共用一个房间，玛莎是个身材高挑的克鲁族女子。晚上，我的房间实在太多人了。“别担心，”爸爸说，“等我们在蜜糖湾盖了房子，你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我自己的房间！这岂不是昭告全世界，我已经长大了吗？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房间？”离开刚果镇前妈咪问我。

我想了好几天，终于下定决心。“我想把房间漆成粉红色的。”

所以，被想要拥有自己房间的这个错误想法笼络的我，就跟着家人来到了蜜糖湾，我们那栋偌大的新家。

这就是我们蜜糖湾的房子，一栋充满未来感，而且每层都有阳台的七十年代的三层楼大宅子。巨大的玻璃圆顶，你在五百米外泥土路的交叉口就可看到。这栋房子有如二十年代喜欢搔首弄姿的巴黎舞者，缓缓地展示自己。开过马路第一个大坑洞后——你的奖赏

是瞥见房子的倾斜屋顶和玻璃圆顶，在赤道烈日下闪闪发亮。绕着浓密的李树和灌木林子之间的弯路行驶，接下来会瞥见房子东边漆成奶油色的二楼阳台，以及为了凸显热带风格而特别镶饰的深红椒色木条镶边。当你驶过邻近布巴镇巴萨村最外缘的两间小屋时，会瞥见另一个突兀之处：二楼客厅外面的玻璃拉门。

然而，你绝对料想不到接下来会看到的景象。当你驱车爬到山顶时，看到的是房子一览无遗的全景，房子后面放眼望去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你可以称它香格里拉、卡米洛（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地）或伊甸园，那是库伯家堂而皇之的大乐园，约翰和卡莉丝塔·库伯在这里建造他们完美的家庭，有待遇优渥的仆人妥帖服侍，还因为拥有中央空调系统、栽植在关键方位的椰子树以及一座私人水井，完全隔绝了西非的肮脏与贫穷。

顶层有五间卧房、三间浴室和一个视听间，以及一个可以俯瞰一楼儿童玩具间的室内阳台。二楼有个很大的厨房，旁边紧邻餐厅，厨房和餐厅之间以旋转门隔开。此外，还有一间音乐房，里面砌着石墙，摆着一架可眺望海洋的小型平台钢琴；一间四周都是玻璃门的客厅，里头摆了一套红棕色的天鹅绒沙发，透过玻璃门，往南可以看到海洋，往北可以看到灌木林。

一楼有两间卧房、三间浴室和一间吧台设备齐全的大型交谊厅，另外还有个游戏间、玩具间以及我父亲的办公室。楼梯底下还有个小密室，用来存放塑料圣诞树。

除了卧室之外，所有地方都铺着地毯，所有地板都是大理石面。

一只高二点七米的老爷钟立在中庭，就放在一楼通往二楼的大理石台阶下面的中间。

这块占地两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有一大片如地毯般的青葱绿草，四周种着木槿、九重葛和椰子树。可容纳两辆车的车库停放着当时我们家最宝贝的车子，旧车和爸爸的敞篷小货车则发配到男仆房旁边的停车区。

搬到蒙罗维亚外将近十八千米远的蜜糖湾，我们称得上是郊区的开路先锋。如果这个世界是按照它既定的模式发展，蒙罗维亚应该要跟随着我家扩张到蜜糖湾才对。当蒙罗维亚容纳不下建筑业、商业活动、咖啡馆和餐馆时，城市疆界势必得从普洛维登斯岛向东延伸，第一批刚果人（被解放的美国黑人）就是在此建造家园，打造他们的首府。我的双亲，尤其是我的母亲，都在现今是蒙罗维亚内城的心脏地区长大。我的外婆仍住在“一桥之隔”的布希洛岛，一个邻近港口、如今充斥着商家和公司行号的地区。

相反地，蜜糖湾是个濒临大西洋的荒陬之地。距离我们最近、非乡民的邻居是远在八公里外凯萨琳·米尔丝精神病院里的人。布巴镇和附近村子住着许多“乡民”。爸爸的弟弟朱利斯叔叔也在蜜糖湾盖了自己的房子，就在我家隔壁，所以起码隔壁还有我们的堂姐妹——艾丽卡、珍妮和啾啾。这两栋房子合起来就成了库伯庄园。

我们在蜜糖湾的房子是骄傲之源，也是痛苦的根源。在一个重视成就，有时甚至凌驾一切的国家，这栋房子是我们家庭成就的证明。谈到社会地位，利比里亚丝毫不逊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

在利比里亚,我们对外在的重视远胜于内在。成为“阁下”非常重要,身为“阁下”(大多是刚果人),意味着你是个有资格担任政府要职的人士,尽管偶尔有少数乡民会因为教育程度高而获得这项荣衔。话说回来,即使你拥有哈佛的博士学位,但假如你是哪个部落的乡民,你在利比里亚的社会地位,仍然不如一个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社区大学拿到三流学位的“阁下”。爸爸是个拥有正规大学理学士学位的阁下,然而身为小约翰·L·库伯阁下要比他在美国拿到的任何学位重要许多。

库伯庄园和蒙罗维亚距离遥远。我在那儿不到两天就发现自己受骗了。当你只有七岁,你所有的朋友都住在镇上,而恶棍和活体摘取器官的“偷心贼”在夜里横行无阻时,将近十八千米的距离俨然就是一块难以跨越的洲际大陆。我的祖父“无线电”库伯为利比里亚架设了电话缆线,但是他的电话线却没有接通到他两个儿子决定要在那儿兴建家园的蜜糖湾。

“我们还要多久才会有电话?”搬来的第一天我抱怨地问爸爸。

“你才七岁,有什么人好打的?”

“特萝她们。”

利比里亚英语,习惯在某人的名字后面接“他们”,那是“一群人”的简称。“特萝她们”指的就是“特萝和她的姐妹们”。

“哪来那么多话可以每天跟特萝说,你可以等到星期天妈咪带你到教会时再和她说呀。”

我知道不能跟爸爸多抱怨些什么。他和妈咪在蜜糖湾一带地位



崇高，小约翰·路易斯·库伯和卡莉丝塔·艾斯美拉达·丹尼斯·库伯代表了利比里亚三大世家：库伯家族、丹尼斯家族和强森家族。

约翰·路易斯·库伯阁下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第一批搭船移民到利比里亚的美国黑奴。

妈咪的祖先则是在第一艘船上，如果当时没有以利亚·强森，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利比里亚。一八二〇年，他和另外六十五个人在这趟非洲之行中存活了下来。当时，随行的三名白人和另外二十名黑人在抵达西非的几周内接连死亡。熬过了疾病的肆虐，以利亚·强森不仅活了下来，名义上还是创建蒙罗维亚的先驱。

当利比里亚原住民攻击这批新来者时，以利亚·强森率众还击。当时，有艘英国炮艇登陆，指挥官表示，如果以利亚·强森愿意插上英国国旗，他将提供军援。“我们这里不需要立旗杆，因为要把旗杆拔掉将比击败原住民付出更多代价。”以利亚·强森这样说，这是我们在学校背诵的一段文字。

以利亚·强森的儿子希拉利·强森后来当上了利比里亚第六任总统。他的玄孙，也就是我的舅公贾伯利·丹尼斯曾经出任总理和财政大臣。担任外长的塞西尔·丹尼斯是我的表兄，不过我们都喊他塞西尔舅舅。

让妈咪引以为傲的是，身为以利亚·强森的继承人之一，她不时会收到政府寄来的二十五美元支票。那是以利亚的抚恤金，平均分配给他的后代子孙。有时，嫉妒的人会抱怨（包括乡民和刚果人），为何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以利亚·强森过世一百多年后仍需